

魯莽書生李萬居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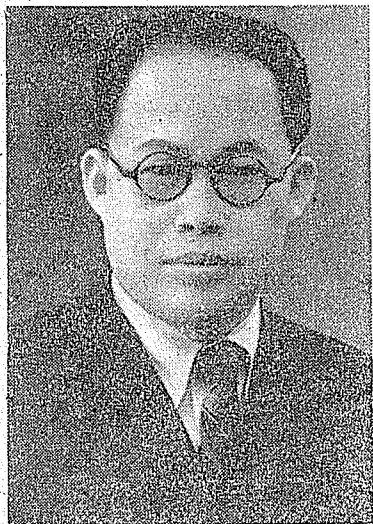
鍾楊瑞先

漢字日語糖廠管理

這天林李桐回來了，六堂兄李清吉也來了，他們兄弟吃吃喝喝，好不快樂。萬居心想：我如果有飯吃，願做孟嘗君田文，養天下士人，共談詩文及天下事，何等快活！

天氣漸漸燠熱起來，熱了幾天，忽來一陣暴風雨，萬居冒雨趕雞進窩；雨後非但不晴朗，又加倍悶熱。許多未乾的地方，開始霉爛。天氣冷熱變幻無常，萬居在山坡上上下下奔跑，照顧他的雞羣，這是他的生命財產。

「不對勁呀！許多雞都垂頭喪氣地！」萬居惶恐地對劉老板說。



青年時代的李萬居

「怕不好啊！你趕緊把病雞放在一處，不要影響好雞！我來幫忙。」

劉老板又叫他兒子也來相幫，把病雞關進一個草寮，可是那病雞好像遭瘟，一隻隻伸腿倒地就死了。那些健康的雞，一個接一個倒下去了。這場雞瘟二千多隻雞在兩天之間都差不多死掉了，剩下幾百隻。

急得萬居目瞪口呆。總計養雞時間，前後祇有幾個月。

羅絨花的父親羅容，堅請萬居到他家養雞，他家住山下樓子埔。飼料又貴，此時學生祇有三兩個；決心不養雞了，把雞賣的賣掉，該送的送掉。又回到二十公里外的梧北村。

萬居又失魂落魄回到梧北村。二十歲的青年，高大健康，東走走，西蕩蕩，就是遇見日本人，也能用日語聊上幾句。

有一個名叫中山的日本人，在鹿麻產由相識到深交，介紹萬居到臺中附近烏日糖廠工作。萬居考慮一下，就答應了。就到他堂兄西端處辭行。

西端已經開始設館授徒。看這無父母的堂弟，將有遠行，心中有數说不出的苦楚。

「老居：好好保重，如果不適意，就回來，常寫信來。」心中湧現無限感觸：如何幫助他呢？

？西端幾乎流下眼淚。

「好！好！」手足情深，但生活的驅策，又不得不分離。

萬居肩負着衣包、行囊，拿着中山的介紹信，到烏日糖廠工作。

萬居漢字寫得好，日語也能說，所以馬上派他做糖廠管理員。

烏日氣候，比北港涼爽，他攜帶的書籍不少，公餘就朗讀着，許多同人，對他都很敬重。

這時候的臺灣，有文化協會的組織，由林獻堂、蔡培火等先生領導，常常有演講的集會。萬居每星期日休假的時候，就從烏日趕到臺中，聚精會神地聆聽演講。

他默默地聽，牢牢地記。有些講題是關於政治的，有些講題是關於文化的，他內心燃起怒火。悄悄地想：「日本人治臺灣用愚民政策，真是豈有此理？」

他不辭風吹雨打太陽曬，總做一個忠實聽衆，聽得多了，自己下個結論：還是設法到祖國好。公餘黃昏，是難打發的一段時間，他常到同事家走走，這時他生活中，出現個姓張的女孩子。

張家的父母，看萬居不抽煙不賭錢，熱情而又誠篤，知道他父母都謝世，想招他爲女婿；他不敢表示意見，心中有些猶豫。

萬居這時有位姓陳的好友，也勸他說：

「人總是娶妻的，你就跟張家訂下吧！」

「不不！我要娶妻，就沒有辦法讀書啦！」

午夜夢迴，心靈有些空虛，白天的雄心壯志，有些脆弱，理智向情感屈服，一咬牙，又閉目等天明。

我們中國人的感情，是非常含蓄的，祇限於談談罷了，他既不敢有肌膚之親，他連看都不敢看張姓女孩。

當地父老，對這來自北港的青年，交口稱讚。

到烏日第二年，忽接電報，說他堂弟林李桐在鹿麻產忽染重病，而是可怕的腦膜炎，他索性請假到鹿麻產探病。

三尺牢籠逼他等死

李萬居接到電報，知道堂弟林李桐害了腦炎後，他憂心如焚，決心到鹿麻產，照顧他生病的弟弟，這病很危險，九死一生，而且日本人對於傳染病的人，待遇奇苛，用可怕的隔離手段，病人往往得不到護理調治，而喪失生命，他越想越怕，決定兼程趕往。

到鹿麻產一間，果然說林李桐被隔離在一個荒涼的草寮裡。

「有沒有人照顧他？」萬居急切地問。

「家裏人不准看他。」大家低下頭，無可奈何。

萬居火性大發，衝向人們指給他看的草寮，看見一個日本警察，在遠遠地守衛，看萬居走近

，大叫：

「止步！」

「我看我弟弟！」

「不可以！」

「我非看不可，他生病了，沒有人照顧他！」說着他大踏步走向草寮。

日本人沒見過這樣膽大的，大喝也阻止不了這發狂發怒的人，可惜手上沒有槍，祇有警刀一把；論體力，也打不過這高大的臺灣青年。無可奈何，祇有喊：

「連你也一起關！」

「求之不得，我就是要照顧他！」

萬居就在草寮中，與他發高燒的堂弟會面了。林李桐多少天昏沉沉，未進飲食，靜待死神的來臨。

朦朧中，聽萬居在呼喚，他懷疑在夢中，勉強睜開他枯澀的病眼，認出是老居來了。

「老居！老居！」他聲音微弱，想伸手，又伸不出。

老居摸摸他頭，在高燒，臉通紅，想說點安慰的話，又說不出。祇有趕快找柴燒水，又想法子找點米，煮粥餵他。

看堂弟發出點汗，燒退一點，不禁喜形於色，可是不久就昏昏睡去，又發驚恐的夢囈。

日本醫生偶而來一下，注射些藥，搖搖頭又走了。臨走用日語對萬居說：

「這是可怕的傳染病，你也會傳染，不准到處亂走，免得再傳給別人。」

夜裏，蚊蟲嗡嗡地叫，就是這些害蟲，是傳

染病的媒介。天氣奇熱奇悶，他仰望天空星斗發呆：

「難道人類的苦難，永無休止？」

問天，天不語。人們自己要肩負起這苦難。

這夜，林李桐燒得唇乾舌焦，張不開嘴飲水，萬居拿一杯溫開水，一滴一滴，設法減輕他的痛苦；漸漸地，不對勁了。堂弟開始抽筋了，頭顱變得很硬，而且往後挺，他痛苦地瞪着眼，忽然呼吸很急促，汗如雨般外地冒。萬居忙往外跑，找那守衛的日本人，請他找醫生來。

當黎明後，林李桐終於斷了呼吸；醫生姍姍來遲，萬居哭得聲嘶力竭。日本人吩咐：

「要把屍體燒掉！」

「火葬？啊！土葬成不成？」

商討的結果：用土葬法，不過要埋得很深。李家是大族，不能來送喪，祇萬居一人送葬，更增加他孤獨寂寞。他想：林李桐是那聰明，是國校很優秀的教師，好人竟不長壽。

林李桐棺木下葬後，萬居就失掉了自由。

幾個日本人，堅持說他已感染了腦膜炎，叫他在草寮等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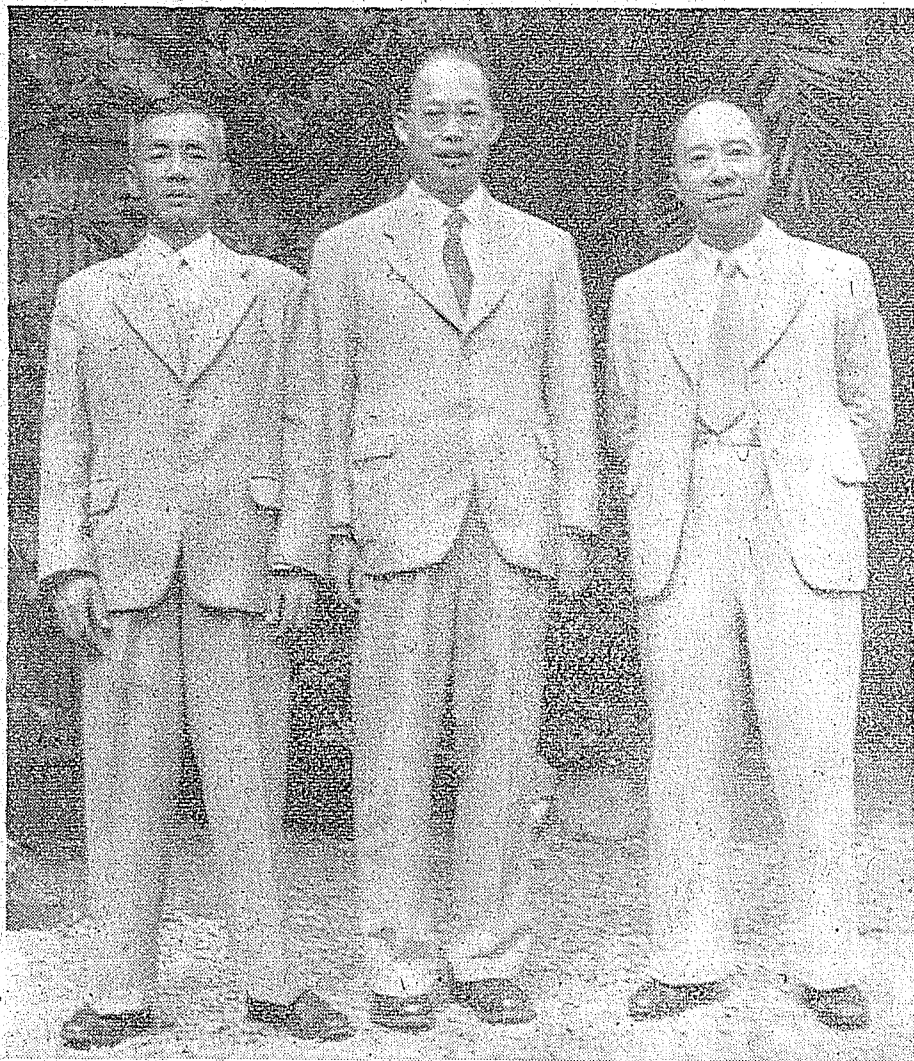
他大叫，他暴跳如雷，可是日本人仍不放過他，因為他不聽阻止，跟病人接近，一定要處罰他。就把他關進草寮隔離。

萬居呼天不應，呼地不靈，一身是勁，硬說有病，也沒辦法。鐵窗困籠，鎖住獅子般的健壯青年，草寮中度日如年，不知要關到什麼時候。南宋文信國公，不是在土牢裡完成正氣歌，我何不作詩。可是沒有紙筆。祇吟着：

「三尺牢籠鎖自由，鐵窗困白少年頭。」
人應爲正義而生，爲正義而死。日本人看殖
民地人民生命，本如草芥，應該早點回祖國，設
法同祖國求學呀！

萬居在草寮裡，憤憤不平。關了四個多月。
一天，日本人，忽發善心，叫萬居出去，檢查他
的身體強健得很，就把他釋放了。

孤雁回國考上大學



李萬居（中）在巴黎與留法同學黎烈文（左）黃維揚（右）合影。

萬居從草寮中出來，心變得很堅定，對親友
表示：一定要去祖國念書。

許多親友都來梧北村探望他，姐姐李藕也來
了，他見了親姐姐，大哭一場。

他一再表示：要回祖國讀書，大家生活雖苦
，捐稅也重，但也都紛紛送「程儀」。

西端就趕快把家中所存的錢，統統拿出來，
又賣豬，一隻肥豬，祇賣了十元。

萬居到烏日辭行，大家也紛紛解囊，有人送
十元，有人送三元，兩元。到他臨走時，身上已
經有兩百零四元；西端一再誠懇地對他說：

「老居：我以後設法多餵些豬，去捉些魚來
賣，一定寄錢給你。」

現在錢有了，要辦護照方能出境。

北港區植梧派出所，有個日本警察叫藤本，
藤本長得瘦瘦高高的，面孔很清秀，不像一般警
察兇相，他聽到萬居要往中國求學，先是一怔，
心想：不會是思想犯吧？繼而一想：古今一樣，
求學總是好事，不能不幫忙他，因此說：

「去中國的護照很難辦，不過你去讀書，是
好事，我一定要幫忙。」

萬居等了又等，將有遠行，心情既興奮，又
悲哀。一天藤本終於告訴他：

「李桑：你要謝謝我啊！你的護照下來啦！
」

萬居匆匆收拾行裝，帶着幾本心愛的書，踏
上他的征程。

聖經上曾寫：

「患難是新生命的源頭，逆風的阻力，使飛

鳥飄得更高，更遠。」

這苦難中長大的二十二歲青年，辭別了父老兄弟姊妹，踏上征程，就由嘉義坐火車北上，到基隆搭海輪到上海。

他在船上，回首家山，越來越遠，不禁吟丘逢甲的詩句：

「宰相有權能割地，
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鴟夷子，
回首河山意黯然。」

萬居好像孤雁遠征，越過大海，到了人聲鼎沸，華洋雜處的上海。

到了上海，首先是：「問今是何世？」原來已是民國十三年。也是公元一九二四年。

忙著看報，訪友，一口閩南話，在上海是行不通的。

此時是「五四」運動以後，北伐以前。北方是軍閥割據局面，很多閩粵有志青年聚集上海。在閩北有一所國語補習學校，專為這批青年而設。

萬居首先進這所國語補習學校，齊鐵恨先生，擔任萬居的老師；學着吳稚暉先生發明的注音符號。

秋天，萬居又進了文治大學。
進了大學以後，這來自東南海陬臺灣島上的青年，覺得功課很吃重，他想勤能補拙。

於是萬居夜以繼日，用功起來。

晚上唸書常想打瞌睡，他預備一盆冷水，當睡意來的時候，就把頭往水裏猛浸，馬上清醒了。

，再繼續用功。可是又覺得自己常常讀到夜深，很影響同房間同學的睡眠，於是他把許多書，堆砌成一個小堡壘，把電燈牽引小堡壘中，再把自己的頭伸進去，這樣用功，方不會影響同寢室的人睡眠。

結交女友詩文互答

上海風氣已開，不但男女同校，而且又同班，同座位。萬居同學中，有一個叫潘競修的女生，恰與萬居同座，潘小姐年齡祇有十八歲，國學基礎很好，就開始同萬居有文字往還之誼。

有一天萬居作了一首詩，題目是：

秋夜讀夢

萬居

愁聽西風萬籟吹，深宵不寐讀毛詩。
夢莪半句腸千斷，風樹一聲血萬絲。
十載終天恨抱盡，三春罔極報無期。
孤哀萬里覺驚客，濕盡衣襟祇自悲。
這首七言律詩，老師給他評價很高，他喜不自勝，抄了一份給鄰座潘小姐，請她指教。

潘小姐很快回他一首七律。題目是

校樓夜坐

潘競修

課餘兀坐一身遙，愁聽車聲起逆潮。
匝地風雲心已碎，過江烽火髮先焦。
幾時得遂和平願，何日能將憂恨消。
海角層樓聊寄足，不堪清冷可憐宵。

又

潘競修

韶華虛度暗傷神，學業拋荒愧見親。
眼底乾坤更擾攘，胸中意氣益輪囷。

難憑濁酒消閒恨，應借金經淨俗塵。
明月半沉人不寐，最無淨土可安身。
萬居接到她的詩箋，看她寫什麼：「不堪清冷可憐宵」。又寫什麼「明月半沉人不寐」，分明是「無計度芳春」，這份感情又在使他興奮，他又步原韻，回敬二首。

步韻

萬居

雁聲驚動故鄉遙，萬種愁懷似逆潮。
荊棘逢台傷已遍，烽煙祖國惜成焦。
牢騷滿腹憑誰訴，歲月廿年恨忽消。
同是天涯零落客，可憐最惟此寒宵。

又

萬居

秋殘羈旅倍傷神，鍾子難逢孰可親。
細雨瀟瀟魂黯黯，寒燈寂寂意困困。
未酬萬丈英豪氣，豈避三分世俗塵。
月上紗窗人太息，飄飄最是客中身。
萬居把他與潘競修的詩，抄了一份，寄給臺灣他的堂兄及堂侄們，並且加以說明：

「詩可以羣，可以怨。李白的抒情詩，何等豔情。至於毛詩，勞人思婦。閨女怨夫，傳流萬世，推為詩之鼻祖也。潘女士之『不堪清冷可憐宵』，『難憑濁酒消閒恨』，『應借金經淨俗塵』，『明月半沉人不寐』數句，頗含一種意味，故和之；但讀詩，作詩，必如孔子曰：『詩三百一言蔽之，曰：思無邪。』」

北港故里的人，以為他將有女友；其實他的心胸，可以由他的詩看出：「未酬萬丈英豪氣」，他當然不會墜入情網，而祇以詩文往來為限。

章太炎師與醒獅報

物換星移，多去春來，萬居眼看要放暑假了，他也想返台省親。

他又回到苦難的故鄉。他深深記得日本警察給他辦護照的事，所以回到北港，第一件事，就是送一隻掛錶給藤本。

他回來住在北港梧北村，仍舊睡在大木櫃子上。穿着白柳條長衫，西裝褲，傍晚常吹洞簫，放下洞簫口中唱着：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這首南唐李後主的浪淘沙，是寫於亡國之後，流露着面對江山，無可奈何的心境。他想在古人詩詞裡，領略一點與自己相似的情緒。

淒涼的歌聲，在故里的夏夜庭院中，一遍一遍反覆地唱，並且教他侄兒們唱。

暑假很快過去了，臨走時，路費，學費，又承親友們紛紛送「程儀」；他堂兄西端，又賣豬，又將所有的錢，都拿出來，給他老居弟，湊了許多錢，西端拿了兩百多元，允許用度不足時，再寄給他。

再到上海，萬居轉入民國大學，這是民國十四年夏天，正式受教於章太炎，胡樸安門下，研究國學，很有心得。對西洋學術思想，也很嚮往。確信民主與科學，方能復興式微的中國。他與臺灣詩人林嘯鯤，湖南詩人黃覺同學。

這時，萬居也常閱讀醒獅報，與青年黨人，建立關係，大約從這時開始。

章太炎先生，對這來自臺灣的高大青年，印象很深，看這青年一臉嚴肅，充滿剛毅之氣，所以課業也常談談。章大師看出這個學生不平凡，一天對萬居說：

「你到日本學軍事如何？」

「我不想去日本。」講這話的時候，想起家鄉被割據，母親的慘死。「我要出國，就去法國。」

這不是妄想麼？經濟這麼困難，怎能去法國

？

看報紙上登着福建同鄉會要召開了，萬居決定去聽聽親切的鄉音，和看看鄉長們的豐采。閩臺本是一家的。

福建人憑着智慧，在官場和商場上，很有些人頭地的。很多年高德劭紛紛發言。有人發現來自臺灣的青年，索性請他上臺講講臺灣被割據後的情形。

萬居上臺，對這些同鄉們，好像見了親人，激動得很。滔滔不絕講述臺灣淪陷後的情形。並且說到自己當前處境。並且說本來要到法國去讀書，可是沒有錢。

想不到有些熱情的鄉長們，當場送錢給他，一時衣袋，裝滿了鈔票。後來他把這件事告訴他夫人，知道人間到處有溫情。他受很多人幫助，後來也愛幫助別人。

開過同鄉會，使他興奮了很久，並且又認識了很多同鄉，同學。

留學法國鄉鄰湊錢

物換星移，暑假又到了。萬居決定要去法國留學，但必須返里與堂兄西端商量。

這是民國十五年的夏天。臺灣許多報紙仍留「漢文版」，萬居開始撰文，據說還與人打筆仗。

「文化協會」，正如如火如荼展開。萬居以前是聽衆，現在可以登臺講演了。林獻堂，蔡培火等人，很看重萬居；聽說萬居要去法國留學，林獻堂懷疑地說：

「北港植梧，是很落後的農村，怎麼能供給起一個留學生？」

的確是困難重重。西端爲了完成堂弟萬居的深造願望，一再思慮，如何籌出這一大筆路費。一天試探地問：

「老居：我們這裡，去法蘭西要多少錢？」

「路費我在上海打聽過：從上海到法國是四百三十元，另外……」他有些難爲情，

「另外當然給你些零用。你到上海是穿學生裝。現在先拿二十圓去做套西裝。」西端掏出二十元給他。

萬居做了一套三件頭的西裝，在法國穿了七年。

西端焦急，憂慮，看看家中值錢的東西，儘量要設法變成堂弟的路費。

親友們知道萬居要去留學，紛紛贈送程儀。最多十元，其他有三元，兩元的。

西端知道萬居暑假祇有五六十天，所以趕緊給他準備路費，豬隻能賣的，都趕去賣了。

籌來籌去，湊了六百四十元給萬居，並且說以後一定陸續地寄。

到法國的護照本來不好辦，結果送了三十元的禮物，西端煞費苦心。

一切準備差不多了，萬居就要離開臺灣，取道上海，再去法國。

萬居唯一胞姊，嫁給水林鄉萬興村余壬癸，是樸實的農家。他今天決定來向姊姊辭行。

姊姊李藕，長他三歲，自父死母喪，唯一親弟弟，又要出遠門，留他吃了飯，送弟弟走到田邊，抹着眼淚：

「老居：你剛剛講要去什麼所在讀書？」

「要去法蘭西，好遠，好遠！」

「老居：你今年二十四，五啦！為什麼不要親？」

「親？」

「功名不成就，絕不要親！」萬居答。

李藕也不知道他幾時功名成就。祇是傷心地送他走，不斷抹着眼淚。知道他這一去，不知幾時回來。

「老居：你要等好久回來？」

「我要能救三百六十萬人的時候，纔能回來！」

李藕聽了，更是傷心，他不是誇口麼？她知道臺灣當時有三百六十萬人口，他救得了麼？那他一定很久不會回來的。難怪哭紅了眼睛。

萬居黯然辭別了姊姊，過了幾天，登上征程。由基隆坐船到上海。

民國十五年，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初秋，萬居由上海乘船到法國。

在船上，遇見湖南出生的蕭石君，他也是去法國留學的，一路談得很投機，到法國就一起租房，結果在巴黎郊外，瑪麗老小姐處，租到一間房子。

蕭石君與萬居，有兩個共同處，一是窮，另一點是愛作詩。

有兩點不同處：蕭先生憂鬱，萬居剛毅，積極。蕭先生留連巴黎，到六十多歲仍不返國；後來在法國去世。萬居學成即返國。

萬居到了巴黎，既不徵歌逐舞，也更不紙醉金迷，就開始補習法文。本想半工半讀的，可是求職不易，祇是寫寫文章，賣字不能療飢。好在他們堂兄西端不斷寄錢給他。

萬居想起濱海的故里，草寮，花生田，小溪中捉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他又回到故里，他走到植梧村，輕推草寮板門，躺在大木樞休息。又踱出草寮，循熟稔的小路，走向西端兄家，正要大踏步邁前呼叫，夢醒了；仍躺在巴黎郊外，幾滴思鄉淚流下來，久不成寐，思潮如湧，作了一首詩，寄他的西端兄，他寫着：

在巴黎寄西端兄

矚目斜曦心幾碎，夢中猶認舊家門。
春光浴我常溫暖，淚灑征衣為感恩。
心中有所感憾，好久都激動不已，業經宣洩於紙上，反而能平靜些了。

西端在家鄉，儘力節衣縮食，種稻，種花生，番薯，又去捉魚，捕蝦，早晚要教漢書，每三月要寄三百元給萬居。

帶着三百元，到北港鎮郵局，說明這錢要寄法國，郵局不受理，說這是三等郵局，你們應該去臺北寄，沒有人會「拉丁文。」有個日本人忽然說：

「你去嘉義郵局問問，雖是二等局，彷彿有人會『拉丁文』。」

又把三百元帶到嘉義，果然有一位日本人會拉丁文，就請他填寫匯票。

西端心中頗不忍。回到家，捉到大蝦，把大蝦先煮熟，再曬乾，送那日本人嚼個飽。

以後每捉到大蝦，都洗乾淨，煮好，然後曬乾，便於保存，然後用裝香煙的紙盒裝好，準備送那嘉義通拉丁文的日本人吃，因為給他翻譯，寫匯票，是他額外工作。

萬居每次接到家中寄來的錢，都感激和慚愧交作，所以就日夜發憤讀書。

一天瑪麗老小姐說：

「李先生：我看過很多留學生，都沒有你這樣用功的，將來你回到你的家鄉，一定是個有名望的人。」

萬居聽了，感慨很多，什麼時候纔能回到那苦難的家鄉？致於將來有沒有名？也是未知數。未必瑪麗老小姐有先見之明？

本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